乡愁·江津

不散架的风谷车

◎黎强

屋角的风谷车,老了。但没散架,活着。

在老家的方言语境中,风谷车又称风车、风簸或扬谷器,是一种中国传统木制农具,主要用于通过风力对收获后的谷物进行清选,将晒干后的稻谷、小麦、玉米等谷物倒入风车的进料斗,通过手摇驱动内部的扇叶产生气流,完成对杂质、瘪粒与饱满谷粒的分离。

风谷车也年轻过。刚来姑爷家里时,黄灿灿的样子结实厚重,显得精神抖擞很有精气神,连木质中散发出来的香气都带着松木质地的新鲜味道。风谷车的肚皮好大好大,姑爷一篼兜一篼兜地把高粱、麦子、谷子倒进风谷车大大的料斗嘴里,姑姑不停摇着风谷车手柄。只听“咕噜咕噜”的转动声,实沉的高粱籽、麦粒、谷粒就乖乖地溜到接住它们的竹箩兜。而那些轻飘的高粱瘪、麦籽碎、稗子芽、以及泥土末,都会被风谷车吹到院坝上。

乡下人不懂啥大道理,却明白高粱、麦子、谷子、玉米从播种插秧到收割入仓其中的来之不易,于是舍不得丢掉高粱瘪、麦籽碎、稗子芽,用扫把轻轻地把它们从中拂出来,收集在簸箕中,迎着从垭口吹来的风,扬去尘土,留下这些看似不起眼、但也称得上粮食稼禾作物的果实,倒进老灶房的大铁锅里,加几筲箕红苕、放几大瓢苞谷面一起煮熟,成为猪儿们养膘追肥的营养饲料。看着猪儿们长得膘肥体壮,只有在这个时候,姑爷姑姑会用黑黢黢的手,抹去额头上已经黏手的汗,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。

风谷车是老家不可或缺的物件,也是不可替代的。平常日子,就静静地在屋角呆着,没有人理睬它。割草的镰刀,遮雨的蓑衣和草帽斗笠,不问青红皂白丢在它的身上,也不再把风谷车斗大的嘴当回事儿。姑爷挨着风谷车坐着,一只手端着酒碗,一只手摸着风谷车摇柄,摸一下,喝一口,喝一口,摸一下。当娃儿的我,怔怔地看着姑爷,不知道姑爷为什么会眼睛湿漉漉的,与平时威严的姑爷判若两人。过一会,姑爷转过身来,拍着我的小脑袋,揪着我的小鼻梁,说:“长大了,要记得风谷车哟。”当时的我,也不知道姑爷的话是对我说的,还是对风谷车说的。

对于娃儿们来说,风谷车是玩伴。趁姑爷和姑姑上坡挖土豆摘南瓜时,娃儿们开始了与风谷车的亲密接触。毛手毛脚地把斗笠蓑衣草帽掀开,在土柴灶撮几撮箕柴灰,站上长板凳,往风谷车的漏斗嘴中倒去。几个娃儿以“石头剪刀布”定输赢,赢了的摇手柄,输了的扫柴灰。天啦,可想而知,那轻如鸿毛的柴灰咋经得起几个娃儿折腾,除了风谷车满肚子柴灰以外,堂屋的老桌子上、拜台上、门槛上全是柴灰。气得姑爷不可开交,抓起黄荆棍扬在手中,却迟迟没有落下。姑姑急忙拉姑爷坐下,倒上一杯高粱米酒让姑爷消消气,自己把娃儿弄得一塌糊涂的风谷车和堂屋的家什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别说,娃儿们有时还是会惧怕风谷车的。屋角的风谷车虽然在农闲时搁置,但老鼠喜欢在风车肚子里做窝安家生子,过得既滋润又安全。吹灯睡觉,娃儿们刚进入梦乡,风谷车里却发出“窸窸窣窣”的声响,闹腾了。娃儿天生怕老鼠耗子,听见声响,把脑壳屁股蜷缩在蚊帐罩住的铺盖窝里,直到实在坚持不下去,双眼皮打架,才在姑姑完全不着调的童谣中,重新进入梦乡。待第二天早上起床,却看见风谷车在老院坝上摆放着。姑爷正用点燃的谷草加上硫磺粉熏着风谷车的肚子呢,预防老鼠再入其中做窝。

屋角的风谷车,其实从未老去,骨架硬朗着呢。在心底里,它就像老家的锄头、镰刀、犁铧、石磨以及水井一样,都是从前的模样,对老屋人而言,是恩泽不浅的物件……

(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)

乡愁·忠县

外公的『针管』

◎殷强

针管注射器,本是医者手中救急的器具。可三十年前,我的外公却握着这样一支玻璃针管注射器,成了外婆专属的“家庭医生”,一守就是几十年,直到外婆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
外公家坐落在忠县一个偏僻乡镇的陡峭山壁的半坡上,面靠险峻的大山,中间有条河流经过,进出家门仅靠一条盘山小路。家里的大人小孩生病,要爬过“碑牌坡”的陡坡,再走几公里山路,才能到村里的赤脚医生家。

外婆年轻时,一场久咳未愈,渐渐熬成了“支气管哮喘”。看了很多医生,开过很多处方,似乎都不能根治,需要长期打针和吃药。但对常年喘着粗气的外婆来说,如要长期爬陡坡步行前往村里的医生家注射,这可比登天还难。

外公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!终于在一个赶集日,揣着忐忑找到了乡卫生院的同村医生。他反复诉说着外婆的病情,经软磨硬泡,医生不仅为他开了药,还求来了一支玻璃注射器。这在当时,可不是普通人能轻易拿到的东西。

回到村里,外公又一口气跑到赤脚医生家,在得到准许的情况下,蹲在一旁认真学习打针的技巧。怎么用医用钳夹着针头装管,怎么“咔咔”敲碎药瓶的顶部,怎么拉活塞吸药才不会有气泡。可真要对着外婆下针时,这位当过炮兵、做过生产队长的硬汉子,却犯了难。因为,他怕手生扎疼外婆,更怕药量没掌握好,出半点差错。

后来,外公想了个“笨办法”:先从药效轻的药练手,青霉素这类大剂量的药,他绝不碰。第一次给外婆打针时,他双手不停地颤抖,扎完针后硬是守了一上午,没敢出门干农活儿,直到看见外婆的喘息轻了些,才松了口气,高兴地扛起锄头往田里去。

往后的日子里,赶集成了外公雷打不动的事,因为要去乡卫生院给外婆开新药,顺便买新的针头、医用钳和棉签。他总说:“这些东西得常换,可不能委屈了你外婆。”

小时候,我每次去外公家,总能看见他从那个旧药箱里拿出玻璃针管注射器,装针头、吸针药,动作熟练得像个“老医生”,针头轻轻扎进外婆的臀部,眼神里满是小心。

再后来,外婆的病发展成了“肺气肿”,弯腰捡个东西都要喘上好一阵,那声音像极了破旧的风箱。外公给外婆用的药量越来越大,可外婆的脸色还是越来差,一天不如一天。

2006年的夏天,天气格外闷热。外公像往常一样给外婆打了针,守了一个小时,见没什么异常,才出门去打理田里的谷子。可谁也没想到,那天晚上,外婆的病情突然加重。外公疯了似的往赤脚医生家跑,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弥留之际,在那间飘着柴火味的木屋里,外婆攥着外公的手,用浑浊的目光望着他,喃喃地说:“今天的针打了怎么没有效果呀……”

如今,外公和外婆都已离我们而去,那支玻璃针管注射器也早已不知去向。可每当家里出现小摩擦时,我总会想起外公握着注射器小心地给外婆打针的样子。他们虽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,却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守护。

那支小小的针管注射器里装的,哪里是药水,分明是那代人最朴素、也最沉甸甸的爱……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广播电视局)

AI制图